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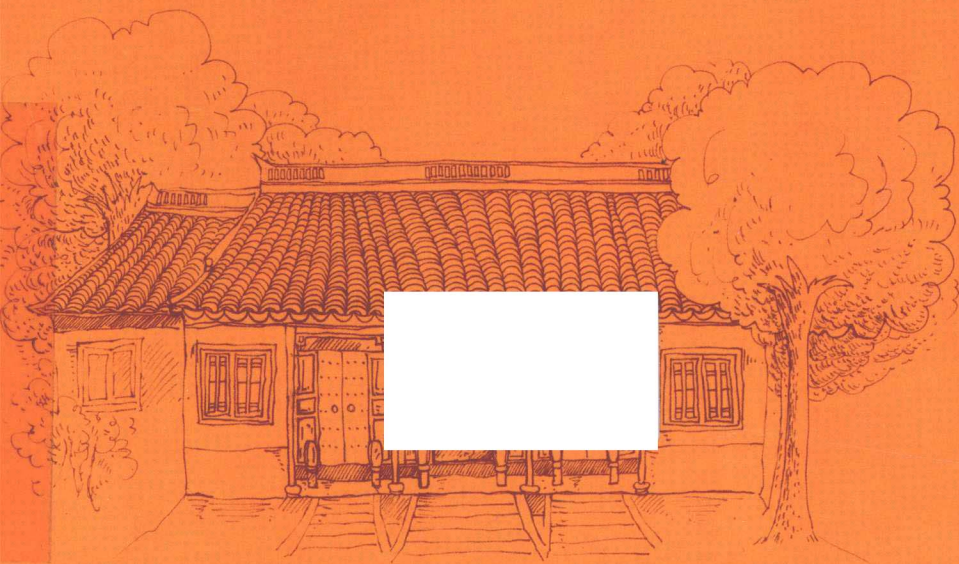
总策划 田晓明
主 编 陈 嵘 张建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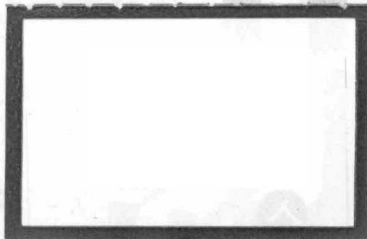
苏州 名人故踪

潘文龙 著

人 文 苏 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文
苏
州

名人故踪

潘文龙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州名人故踪 / 潘文龙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0
(人文苏州 / 陈嵘, 张建初主编)
ISBN 978-7-81137-966-2

I. ①苏… II. ①潘… III. ①名人—故居—研究—苏州市 IV. ①K8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2267 号

书 名: 苏州名人故踪

主 编: 陈 嵘 张建初

著 者: 潘文龙

策 划: 刘 海

责任编辑: 刘 海

装帧设计: 吴 钰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出 版 人: 张建初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 - mail : Liuwang@suda.edu.cn QQ: 64826224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5225020

开 本: 630 mm×960 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08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37-966-2

定 价: 29.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5225020

《人文苏州》丛书编委会

总策划：田晓明

主编：陈 嵘 张建初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祥 王晓丹 尹占群 史创新 朱坤泉

李振林 巫 洁 吴 钰 吴企明 沈海牧

陆 菁 陈兴昌 陈其弟 欧阳雪芹 周 剑

周建国 柯继承 项向宏 耿曙生 徐春宏

诸家瑜 谢 芳 臧寿源 谭金土 潘文龙

执行编委：顾晓宇 刘 海

执行编务：唐明珠

序

范小青

苏州的文化，是一种浸润的文化，苏州的文化，是一种渗透的文化。苏州文化，浸透在大街小巷的每一块青砖、每一片瓦砾里，渗入在园林古宅的每一座亭台、每一处楼阁里；苏州文化，更是浸润在苏州人的血液里、骨子里。人文苏州，就是要从苏州人的故事中，让我们看到苏州的精神气是怎样地遍布和穿行于苏州的每一个缝隙每一脉经络的。

因为如此深入的渗透，苏州的文化，才会如此的经久不衰，因为如此执着的浸润，苏州的文化，才会如此的弥漫升腾。在从前的很漫长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是身在其中的，那个古旧却依然滋润的文化苏州，就在我们的身边，就是我们的窗景，是我们挂在墙上的画，是我们伸手可触摸的，我们能够听到它们的呼吸，我们能够呼吸到它散发出来的气息，我们曾经十分的奢侈，十分的大大咧咧，我们的财富曾经太多太多，多到让我们忽视、轻视了它们的存在，在漫长的年岁中，它们似乎在渐渐地丢失，渐渐地疏离了。

其实没有。

它们始终就在这里。

今天，这套《人文苏州》，让我们再一次真切地听到了苏州文化的呼吸声，再一次亲切地感受到了苏州文化的精神气质。《人文苏州》的编者，对于苏州的人文特色，对于苏州的文化底蕴，可谓是如数家珍。于是，丛书带着我们，又一次穿越，又一次重温，使得苏州文化成为挂在我们每一个人心头的永不褪色的长幅画卷，它常温常新，

常挂常新,常说常新。古老的苏州文化,就是这样,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

看到这套丛书,念叨着各个分卷的书名,诗与画,河与桥,名人与故居,园林与老街……我们的心中,激起感动,泛起涟漪,似乎听闻到,在沉睡了的历史的碑刻上,飘散出了人物和故事的清香。这些书名,就像是我們熟悉的一个亲人,一个故友,一个挚爱,一看到它们,立刻让人有了阅读的冲动,有了触摸的激动。其实,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州人来说,其中的某些内容,也许早已经了解,甚至早已经了然于胸,但是,苏州的文化、人文苏州的丰富内涵,那是读它千遍百遍也不够的。

苏州是一个能够让人时时感动、永远感动的具有浓郁人文情怀人文精神人文内涵的地方,而苏州文化的内容丰富庞杂,它像是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珍珠。只是,面对这许许多多的宝贝,我们一方面可以如数家珍,另一方面,似乎又有点心中无数,这人文苏州的珍珠到底有多少,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像是无数颗散落了一地的珍珠,到处可见,东一颗西一颗,面对这些散点,我们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有点无从着落的感觉。现在,《人文苏州》丛书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好像是替我们理了一理家当,全面地清理了一下,看一看家里到底有多少好东西,散落的珍珠,串起来了,集中起来了,一起呈现出来了,让我们在套书中,一下子看个够,让我们能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空间里,走遍苏州的大街小巷和山山水水。

如果你是苏州人,阅读这部丛书,就像是重新走进你的童年,就像是重温美好的旧梦,因此会对苏州更加了解,更加热爱;如果你不是苏州人,阅读这部丛书,你如同走进了一个既已经逝去又是全新的异彩世界,你同样会因为了解苏州而爱上苏州。

这座城,那些人(自序)

如果把苏州比做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那么这些街巷自然就是它的枝干,粗细不均,枝桠纵横。而点缀在这些枝叶间的老宅,就像是老树上的果实,每个果实里面都装着许许多多的秘密。

苏州,这座城市还保留了许多可触可感的温度,昨天,并未走远,在小巷里,你还追得上章太炎、沈从文、周瘦鹃,还听得到吴歌与昆曲的悠扬,还品得出茶香与琴韵的滋味……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是有缘分的,不信,你看——

郁达夫来了,他在观前街上盯着几个买箫的女生不住神地看。他说:苏州城竟还是一个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块,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小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华民族的悠悠态度。

周作人来了,他到马医科曲园去,说俞平伯有这样好的老屋在此,何必滞留北方呢?还说:由我看去,南京、上海、杭州,均各有其价值与历史,唯若欲求多有文化的空气与环境者,大约无过苏州了吧。

俞平伯来了,都说他是浙江人,其实那是籍贯。他长在苏州,十六岁出门远行,回到故里,最喜欢家乡的苏式小吃。

曹聚仁来了,在网师园暂住,喝茶吃酒,专门去光裕书社听杨乃珍的评弹,琵琶一响,啾啾莺声。他说,要不是我太年轻,真可以在那儿终老了。

林语堂来了,他到苏州不逛园林,不访旧书,而是到荒山野岭专门去找一个叫沈三白的墓。他说,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叶圣陶在北京,和朋友们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就怀念起苏州来了。想到了藕,就想到了莼菜,正所谓莼鲈之思。他说,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有有在故乡有……

那些人们,或许就在翻转的书页之间。

那一颦一笑之间的岁月,也许是另外一种风情。

◆ 目 录 ◆

- 浮生六记行迹考 /1
- 蒋纬国与林彪的南园旧梦 /9
- 萧退庵、沈德潜与张大千的苏州遗踪 /21
- 李根源：忠孝两全的民国老人 /32
- 最好的时光：才女苏雪林的东吴注事 /41
- 海棠花下：叶圣陶的苏州情怀 /51
- 一声叹息：金圣叹之死 /60
- 林则徐的苏州政迹 /69
- 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最后岁月 /75
- 张家四凤有传奇 /84
- 人比杜鹃瘦：周瘦鹃断想 /95
- 花落春仍在：一个幸运的讖言 /103
- 留得金针度与人：沈寿传奇 /116
- 胡廂使巷的春天：唐纳蓝苹罗曼史 /127
- 史学大师顾颉刚轶事 /137
- 清末状元洪钧与赛金花遗事 /146
- 范烟桥：被遗忘的江南才子 /154
- 梅边吹笛：曲学大师吴梅感怀 /165

踏雪扫叶:两个医生的传奇 /174

辉映君子之光的专诸巷 /184

浮华背后:盛宣怀家族与留园 /193

陆润庠:状元办厂 /204

井中出奇书 铁函藏心史 /211

谢家福:望炊楼访故 /217

人

文

苑

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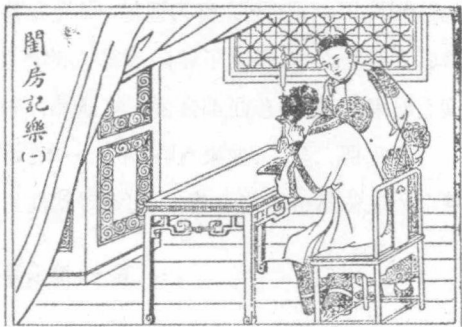
浮生六记行迹考

沈复(1763—1825年):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文学家,著有《浮生六记》。工诗画、散文。

近代以来,喜欢读《浮生六记》的人实在太多。

《浮生六记》是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七十年后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了只有四卷的《浮生六记》残稿,交给妹夫、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1877年,王韬以活字版刊行,很快受到追捧。

沈复写作《浮生六记》是以自己的家庭生活为主线,既有对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记录,也有对浪游各地所见所闻的记载。最打动人心的,是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一心想过布衣蔬



《浮生六记·闺房记乐》

食简单快乐的生活,但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美好生活的理想最终破灭,芸娘也早夭。可谓始于欢乐、终于忧患,飘零他乡,悲切动人。

关于芸娘,将《浮生六记》译成英文的林语堂在该书英汉对照本

的序言中有这样的评论：“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芸娘的美貌并非出众，但她的性情绝对是那个年代超凡脱俗的。比如她与夫君伉俪情笃，一起月夜闲饮，侍弄盆景；女扮男装，出入水仙花会；与丈夫浪游吴江，不受礼法拘束。甚至在朋友来家里与丈夫谈诗论画的过程中，朋友困倦瞌睡时，她会悄悄给披上一条毯子……

芸娘姓陈，自幼丧父，擅女红，全家生计都凭她一双巧手。生性聪颖，自学诗文，亦能写出“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这种句子来。沈复描绘她“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牙齿有微瑕，更有缠绵之态”，可见芸娘虽无绝色美貌，但是却有一种令人心折的气质。有人把芸娘当做贤淑知礼、亲切可人的苏州女子代表，其实芸娘不是苏州人，是嫁到苏州的南京姑娘。但她身上却具备了那个时代苏州女子最难得的美德。更重要的是，做一个以教书卖画、习幕作贾为生计的穷酸文人的妻子，而能在时饥时饱中甘守贫病、毫无怨言，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这样一个通文、入情、解颐的添香知己，是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的啊！

俞平伯在《校点重印〈浮生六记〉序》中赞许《浮生六记》“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许多“六记”迷都以“六记”不完整为遗憾，因为完整保留的只有四记，其余二记有人认为是后人续貂之作，拼凑了曾国藩等人的养生和域外游历，文字粗陋，令人难以卒读。看来，美好的东西都会留下些遗憾，一如《红楼梦》，一如维纳斯。

不管那么多了，如果有暇，带上一本《浮生六记》，按照三白的叙述，在苏州沿着今天还依然可循的街巷，一起来寻找他与芸娘的履痕。

其一：沧浪亭爱莲居

沈三白夫妇住在什么地方？

近来有人说是人民路西侧大石头巷的吴宅，此说缺乏足够证据。按照书中说法，新婚后三月，暑热难捱，二人“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缨，浊斯濯足’意也。”如此说来，这对夫妇似应住在沧浪亭附近。沧浪亭在今苏州人民路南段东侧，自北宋苏子美草创至今地址未有大的变化。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巡抚宋荦无意中发现了—幅旧的沧浪亭图，于是就在南

园老的亭园旧址上修复了沧浪亭。当时这个亭园不但达官显贵可以游玩,连附近居民百姓也可以在此吟咏啸傲。沈复生活在乾隆时代,距修复时间不远。

根据“六记”的记载可知,沧浪亭原来西有小溪通盘门,与护龙街有小门出入。估计沈复一家当时就是住在沧浪亭园子里面。史料记载,现在的五百名贤祠也是后来才纳入沧浪亭庭院,可能那附近就是沈复居住的位置,因为沧浪亭在道光 and 咸丰年间也屡有修葺和增补。有一个景物可以佐证,那就是五百名贤祠前的几株百年老树,它们应该就是“板桥内一轩临流”所在地。从人民路西门进园,过板桥小溪,正好到五百名贤祠的位置。房屋可以变迁,而数百年的老树一般不动。沧浪亭临水处有二,一为北向和东向,二就是西向小溪(该溪废后被填),而后者为沈复所述向西通向盘门的小溪的可能性较大,如此说来,三白夫妇很有可能就住在园子西部。



沧浪亭观鱼台

沈复是这样描写他和芸娘的消暑感受的:“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所以,如果是夏季游沧浪亭的话,别忘了体会一下沈复夫妇的绝妙感觉。

在沧浪亭边,这对夫妇度过了一段如胶似漆、让人艳羡的时光。新婚那年的七夕,就像今天的年轻人过情人节一样,沈三白和芸娘设下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沈三白还刻了两方图章,内容都是“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丈夫用的是朱文,妻子执的是白文。一阴一阳,夫唱妇随,真是神仙眷侣!

其二: 仓米巷宾香阁

沈复夫妇曾迁居仓米巷居住过一段时间。这条巷子今天还在,位置在饮马桥北,东起人民路西至东美巷,与道前街平行。《吴郡志》上记载说宋明两代这条

巷子南侧有府仓，因而被称做仓米巷。

沈复时期的仓米巷附近还是比较荒凉的。但在金姆桥东有一对老夫妇，耕种于竹篱菜圃，有田园之乐。老夫妇所住地方在元末张士诚王府的废基附近（今王废基），房子西面有碎瓦乱土堆积的荒堆，可以登高远眺。为避秋暑，沈复夫妇把老妇人的房间分隔出一半，租赁下来带着被褥就搬了过来。原来三白夫妇找的就是灌园垂钓的野趣。老夫妇俩热情地摘了蔬菜瓜果款待这对少年夫妻，巧手的芸娘也给老太太做鞋作为感谢。

七月的时候，绿树浓荫，这对神仙夫妻又做了钓叟。日落时登上土堆远望，吟诗联句，日子过得多潇洒有多潇洒！到了晚上，月印水中，虫声四起。老妇人已经热好了酒菜，在篱笆旁安放一个小竹榻，沈复夫妇便就着月光对饮，一直喝到微醺。洗过澡后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听邻居老人讲讲因果报应，恍恍惚惚间就睡着了。

两个人住得习惯了，还让老妇人在篱笆前种满菊花。等到秋天的时候，邀请母亲一起来持螯赏菊，游玩终日。到后来，芸娘说：将来我们有了钱，把这周围十亩地都买下来，种瓜点豆，你做画来我刺绣，咱们虽然生活简单，但是布衣饭菜，也可乐终身。

布衣饭菜，可乐终身。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可惜的是，由于家事变迁，贫病来袭，芸娘的美好愿望到底没有实现。

其三：醋库巷女扮男装

芸娘在清朝中期的社会肯定是个不为流俗所欣赏的女子。

宋代时官府曾在今醋库巷所在地设立监酒厅，并置储醋处，巷因醋库而得名。后来新的醋库搬迁到今天的观前街东，长发商厦附近的醋坊桥就是以醋库新址而名。从凤凰街西侧的邮局门前进入窄窄的醋库巷，巷子里面有个小园子叫柴园，现在是苏州市聋哑学校的一部分。

醋库巷里有个水仙庙，别的文献记载很少，只有在《浮生六记》里说得最清晰。水仙庙也叫洞庭君祠，里面供奉的是太湖龙君，也就是《柳毅传书》里的洞庭龙君。据说原来还有龙女与柳毅的塑像，只是早已湮灭了。



醋库巷

在清代，每逢龙君生日，水仙庙里是很热闹的。按照苏州民俗，那一天，庙里会点亮琉璃灯，还配有宝座。旁边设立瓶几，插上好花，也算是清供。白天庙里演戏，晚上大家都把蜡烛点在白天摆好的花瓶中间，光影摇曳，高低参差，十分好看，俗语谓之

“花照”。“花照”，听起来就是美得不得了的话语，在古诗词里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个词汇。水仙庙里有这么好玩好看的地方，谁不想来呢？

可是按照祭祀的规矩和礼教的要求，妇女是不能随便出入庙宇的，而芸娘又特别想和丈夫一起到水仙庙一乐，她充满遗憾地对三白说：“可惜妾不能前往！”三白便想了个办法道：“你可以穿上我的衣服，戴上男人的帽子，女扮男装嘛！”

于是，芸娘就穿戴上丈夫的衣帽，稍微装扮了一下，趁着夜色，两个人就出门了。临出门，芸娘揽镜自照，还对自己的新模样窃笑不已。

那天晚上在水仙庙，三白碰到了好几个朋友，大家都没有认出来与他同行的是芸娘。遇到好奇打问的，三白便机灵地遮掩道：“这是我表弟。”于是芸娘和客人拱拱手，也就过去了。这天夜晚还闹了个小花絮：快游赏完的时候，在花瓶宝座后，有个少妇带着女儿坐在那，她是庙里祭祀的妻子。芸娘经过时，不小心按了一下少妇的肩膀。旁边一个老太当即怒道：“哪里来的狂生，敢调戏妇女？”芸娘赶紧摘下帽子，露出发解释说：“我也是女的。”这可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对方见芸娘憨态可掬的俏皮样，怒竟然也就消了。

芸娘的率性自然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爱，但在当时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芸娘不被公婆所喜欢，和她的这些小节有很大关系。毕竟在当时，年轻女子女扮男装夜逛庙会是有违礼法的。她与翁姑的关系也在这次夜游之后明显有了裂痕，终于竟闹到了分家的地步，夫妇二人只得与三白的父母分开居住。

如今，醋库巷这个名字至少已有六百年的历史，走在这条幽窄的小巷里，想象

着三白夫妇在这里游玩的情景，真是恍如回到前世。

其四：山塘及虎丘

山塘至虎丘一带本来就是明清苏州的繁华烟粉之地，文人与商贾都爱来此冶游。董小宛、陈圆圆、柳如是、冒辟疆们都曾在这里留下过香艳的生活痕迹，这里也是芸娘为丈夫纳妾寻妓之地。



山塘河

芸娘虽然敢于打破禁忌夜游水仙庙，但是她毕竟是旧时女子，对于丈夫纳妾还是持宽容乃至支持的态度。开始小家庭生活之后，生活虽清苦，芸娘却数次跟沈复提出要为之纳妾，都被沈复拒绝，可是她竟然未改初衷。既然夫妻感情和谐深厚，芸娘为何再三要为丈夫纳妾，而且还乐此不疲？据考证，其中一个原因是芸娘婚后一直未育；还有一个可能是迫于当时社会风气的压力，因为看了朋友都带妾来，做妻子的会觉得丈夫没有面子，在她们心中，丈夫必须有妾，就像今天的交际场上有些人认为应酬时必须带小蜜才有面子一样。当得知三白在半塘和浙江籍

歌妓温冷香相识后，芸娘竟亲往与歌妓晤面，结果没有看上已步入中年的温冷香，却看中了温冷香的女儿、同是歌妓的憨园，芸娘还拿出翡翠钏赠与憨园。但是这名歌女最后被豪强抢走，没能与三白得成好事，芸娘因此还大病了一场。三白在一记结尾说，憨园被掠是芸娘病故的一个原因，但却又语焉不详。

其五：南园野炊

三白夫妇虽然生活在三百多年以前，但是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和现代人相通之处。比如，现代人热衷的郊游和野炊，三白和朋友们就尝试过，当然，这

也离不开芸娘的精心安排。

当时苏州有南园和北园两块市郊，平时种植蔬菜供城内市民享用。到春天菜花摇金的时候，三白一直想和朋友们去看花喝酒，却又为农田附近并无酒家而遗憾。要是端着食盒去呢，对花冷饮，也没有趣味。要是看过花后再回来喝酒，兴致却又过了，也没有什么意思。正在为难的时候，聪慧的芸娘道：“这个好办，你们明天每人出点钱，我给你们担炉火过来。”

第二天，沈三白果真约了一帮朋友到田间赏春，只见芸娘已从市场上雇了一个卖馄饨的鲍姓老汉，挑了个担子随行，还带了炉火。待三白他们兴致高了的时侯，芸娘便吩咐鲍老汉拿了沙锅架在铁叉上悬挂起来，再把事先准备好的菜品热起来。这群风雅之士便就着炉火大快朵颐，还煎茶暖酒，先喝茶，后痛饮，真是畅快极了。朋友们都对芸娘的这场“策划”惊叹不已，三白也暗暗赞佩芸娘的聪慧。

三白是这样记录此次南园野炊的：

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羨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芸问曰：“今日之游乐乎？”众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真该感谢沈三白，这个既通点文墨又颇具浪漫情怀的幕僚兼商人，是他用细致的笔触，让后人在重温美妙文字的同时，感受如此雅致的生活。当然，更应该感谢的是那个精心策划这一切的一切的、温柔贤淑的江南女子芸娘！

其六：终老何处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专程到苏州来游玩。他请东吴大学的学生周劭做向导自己到苏州郊区光福的山上去考察。逢到有墓碑的坟，他都要稍作逗留，仔细研究。周劭很纳闷：林语堂在找谁的坟墓呢？

事后才知道，林语堂要寻访的是沈三白夫妇的墓。

林语堂最好的文章是用中文写西方文化和用英文写中国文化。林语堂既如此关注沈氏夫妇，最早把《浮生六记》传播到西方的当然也是他了。林语堂的译

文发表在当时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上，并印成中英对照的单行本刊行。因为译文优美，又被许多学校选作课本。西方人从林语堂翻译的这本英文版《浮生六记》里了解了18世纪中国夫妇的平凡生活，认为《浮生六记》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还有人权思想和男女平等观念。

林语堂是个认真的人，为了把《浮生六记》翻译得尽善尽美，他特地到苏州寻访。周劭陪他在苏州的大街小巷里穿行了两天，最后无功而返。周劭后来说，沈复是一介寒儒，毕生潦倒，从其去世到上世纪30年代，历时至少已一百多年，即使是中产人家的坟墓和遗屋，大半也都已湮灭和倾颓，寒儒沈复哪里还会有遗迹可寻？

事实上，林语堂的寻访还是有点小问题。沈三白的祖坟和墓地根本不在光福。沈家祖茔在西跨塘福寿山，西跨塘在苏州的东北郊，而光福在城西面，相距甚远。且芸娘病逝在扬州邗江，墓也在那里，三白还曾专门去吊唁过。

但是不管怎么说，林语堂的痴绝和认真劲儿还是非常可爱的。

为了表示对沈复夫妇的怀念，林语堂在英文版《浮生六记》的序言里写道：

三白，三白，魂无恙否？他的祖坟在苏州郊外福寿山，倘使人们有幸，或者尚可找到，果能如愿，我想准备点香花鲜果，供奉跪拜祷祝于这两位清魂之前，也没什么罪过。

在序的最后，这位浪漫的作家说：

因为在他们之前，我们的心气也谦和了；不是对伟大者，是对卑微者，起谦恭敬畏，因为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菜食，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